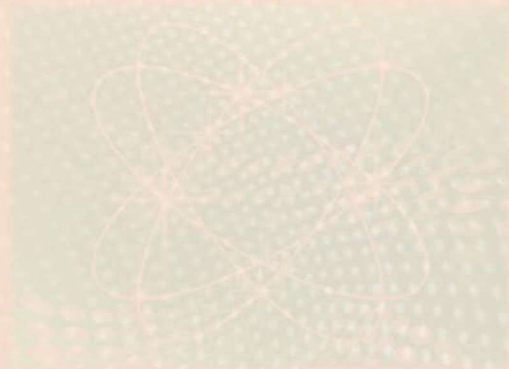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记忆如拾零·琐事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dang dai ming jia sui bi jing pin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记忆如拾零·琐事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 / 冯志远编. —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1993 (2010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I. 当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77 号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

前言



随笔是日常生活中心情、感悟、新观点、新发现的记录。生活如浩瀚大海，博大宽广，时时处处事事都可以写成文章。有文就录，有感就发，有事就记，有理就说，率性而为，或讲述文化知识，或发表学术观点，或评析世态人情，随手拈来，不拘形式，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随笔精品，这也造就了文笔奇妙的随笔大家。

人的生命形态主要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琐事组成，大多平平凡凡，寻寻常常，随处皆是，这是生活的常态。只有那些专于注寻常琐事，并热心于生活的人，才能在其中体味出无尽的趣味，他的心境才不至于枯涩，他的心泉才不至于干涸，他一旦弄笔写作便会自然容易找到感觉，很快进入境界，并能挥洒自由。对于琐事总不放在心上的人，在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了诗意的人，其情感自然会干枯无趣，其心灵自然会顽劣粗糙，当然就很难对生活充满情趣和热爱，他的生活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和苍白无力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或许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浪花。

只有当你在生活中步步留心、时时在意的时候，



你才能从平常的生活中获得共鸣，才能生发出启迪心智的哲理，也才可能与写作结下一份良缘。其实，妙语神笔，嘉言华章是天地间早就有了的，它在随笔式的自由写作中最容易呈现出来，只是它需要凝神遐思、用心体味才能妙手偶得，才能浑然天成。

写作和其它艺术一样，只是人的一种生命享受与精神自救。用一颗善良之心、真诚之心去贴近平常生活，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，触摸时代的脉搏，寻觅真善美的所在，并忠实地将其诉诸笔端，这就是随笔的绝妙之处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领略精品散文的神韵，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“当代名家随笔精品”丛书，包括《鸟兽通人性·动物卷》《草木孰无情·植物卷》《好景春常在·景物卷》《万水千山情·游记卷》《万物亦通灵·物品卷》《万里诗书路·文化卷》《沧桑人间道·人物卷》《记忆如拾零·琐事卷》共8册。本套丛书精选了鲁迅、夏丏尊、许地山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郑振铎和戴望舒等数十位我国散文大家的随笔作品，以及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霍桑、布封等国外著名文学大师的随笔精品，这些作品都十分关注深层的历史、思想、文化以及生活等问题，内容广泛，包罗万象，大至社会世情、人生哲理，小至身边琐事、风花雪月、鸟兽虫鱼、学习心得、书籍品评、亲情友情，等等，它简洁而又精练，朴素而又优美，自然中透着情韵，博大中闪耀着智慧，凝聚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精华，是我们阅读体味的最佳范本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

目 录



说胡须·····	● 鲁 迅 (1)
死 后·····	● 鲁 迅 (7)
华洋义赈会观 ·····	● 苏曼殊 (12)
笑 ·····	● 许地山 (13)
你为什么不来 ·····	● 许地山 (15)
随遇而安 ·····	● 邹韬奋 (17)
干 ·····	● 邹韬奋 (19)
航船中的文明 ·····	● 朱自清 (21)
吃 的 ·····	● 朱自清 (25)
诗与感觉 ·····	● 朱自清 (31)
永久的同道 ·····	● 许广平 (39)
离 别 ·····	● 郑振铎 (42)
洹漫的狱中日记 ·····	● 瞿秋白 (49)
女师大惨剧的经过 ·····	● 石评梅 (53)
再读《兰生弟的日记》 ·····	● 石评梅 (59)
五绝中的女子 ·····	● 朱 湘 (69)
迎 神 ·····	● 朱 湘 (74)



- 苦 笑 ● 梁遇春 (77)
- 一个“心力克”的微笑 ● 梁遇春 (81)
- 第二度的青春 ● 梁遇春 (85)
- 坟 ● 梁遇春 (88)
- 苦 行 ● 缪崇群 (91)
- 希望固然有 ● 萧 红 (95)
- 一条铁路底完成 ● 萧 红 (98)
- 孤单的痛 ● 林海音 (106)
- 送我一张相片 ● 梅克夫人 (108)
- 永远不要抛弃它 ● 乔治·桑 (112)
- 我多么地思念你 ● 朱丽叶 (120)
- 我不能沉默 ● 托尔斯泰 (124)
- 幸福的篮子 ● 沃兹涅先斯卡娅 (144)
- 牛奶女和牛奶桶 ● 拉·封丹 (148)
- 测 验 ● 哥达尔 (150)
- 回 家 ● 伍尔德 (152)
- 你可以抛下我走掉 ● 福 尔 (154)



说 胡 须



鲁 迅

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，一个多月之后，胡里胡涂的回来了。知道的朋友便问我 “你以为那边怎样？”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，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，很大的石榴树，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。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？我于是说 “没有什么怎样。”他于是废然而去了，我仍旧废然而住，自愧无以对“不耻下问”的朋友们。

今天喝茶之后，便看书，书上沾了一点水，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。假如翻一翻《康熙字典》，上唇的，下唇的，颊旁的，下巴上的各种胡须，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溢法的罢，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。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，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，先免得沾汤带水。于是寻出镜子，剪刀，动手就剪，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，成一个隶书的一字。

我一面剪，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，记起我的青年时代，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。长安的事，已经不很



记得清楚了，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，其中有一间房子，挂着许多印画，有李二曲像，有历代帝王像，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总之是穿一件长袍，而胡子向上翘起的。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 “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，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。”

诚然，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，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，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，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，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，真可谓“出乎意表之外”了。清乾隆中，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，男子的胡须多翘上；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，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，直到元明的画像，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，向下面拖下去了。日本人何其不惮烦，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，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？

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，是蒙古人带来的，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。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，便神往于大元，说道“那时倘非天幸，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！”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。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？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是奴隶根性？

我当时就想争辩，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。留学



德国的爱国者 X 君，——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姑且以 X 代之，——不是说我的毁谤中国，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，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？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，尚且要带累“贱内”改了国籍，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？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，也不至于就有洪水，就有地震，有什么大相干。我于是连连点头，说道“噲，噲，对啦。”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，——好了。

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，想，陕西人费心劳力，备饭化钱，用汽车载，用船装，用骡车拉，用自动车装，请到长安去讲演，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，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，只会“噲，噲，对啦”的罢。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。

我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，看定右嘴角，剪下胡子的右尖端，撒在地上，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——

那已经是老话，约有十六七年了罢。

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，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，坐在小船里，和船夫谈天。

“先生，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。”后来，他说。

“我是中国人，而且和你是同乡，怎么会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。”

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，确乎比看见 X 君的通信



要超过十倍。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，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。即使带着家谱，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，并无画像，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。即使有画像，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，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，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？

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，以笑话为真话的，以笑话为笑话的，只有一个方法：就是不说话。

于是我从此不说话。

然而，倘使在现在，我大约还要说“喻，喻，……今天天气多么好呀？……那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？……”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，——好了。

现在我想，船夫的改变我的国籍，大概和 X 君的高见不同。其原因只在于胡子罢，因为我从此常常为胡子受苦。

国度会亡，国粹家是不会少的，而只要国粹家不少，这国度就不算亡。国粹家者，保存国粹者也；而国粹者，我的胡子是也。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“逻辑”法，但当时的实情确是如此的。

“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，身体既矮小，胡子又这样，……”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，就达到这一个结论。

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，所以就愤愤地争辩。第一，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，并非



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，使他变成矮小，希图冒充。第二，我的胡子，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，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，都不向上，只是向外，向下，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。维新以后，可是翘起来了，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。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，不是上指眼梢，和鼻梁正作平行么？虽然他后来因为吸烟烧了一边，只好将两边都剪平了。但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，他这一边还没有失火……。

这一场辩解大约要两分钟，可是总不能解国粹家之怒，因为德国也是洋鬼子，而况我的身体又矮小乎。而况国粹家很不少，意见又很统一，因此我的辩解也就很频繁，然而总无效，一回，两回，以至十回，十几回，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。罢了，况且修饰胡须用的胶油在中国也难得，我便从此听其自然了。

听其自然之后，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来，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。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，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。

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，这也是应该的。我于是又分疏，一回，两回，以至许多回，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。

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，我独坐在会馆里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，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



因，忽而恍然大悟，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。于是取出镜子，剪刀，即刻剪成一平，使他既不上翘，也难拖下，如一个隶书的一字。

“啊，你的胡子这样了？”当初也曾有人这样问。

“唔唔，我的胡子这样了。”

他可是没有话。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，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，还是我的胡子“这样”之后，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。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，所麻烦者，必须时常剪剪而已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《语丝》周刊第五期）





死 后



鲁 迅

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。

这是那里，我怎么到这里来，怎么死的，这些事我全不明白。总之，待到我自已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，就已经死在那里了。

听到几声喜鹊叫，接着是一阵乌老鸦。空气很清爽，——虽然也带些土气息，——大约正当黎明时候罢。我想睁开眼睛来，他却丝毫也不动，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；于是想抬手，也一样。

恐怖的利簇忽然穿透我的心了。在我生存时，曾经玩笑地设想：假使一个人的死亡，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，而知觉还在，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。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了，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。

听到脚步声，走路的罢。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，大约是重载的，轧轧地叫得人心烦，还有些牙齿齙。很觉得满眼绯红，一定是太阳上来了。那么，我的脸是朝东的。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切切嚓嚓的人声，看热闹的。他们踹起黄土来，飞进我的鼻孔，



使我想打喷嚏了，但终于没有打，仅有想打的心。

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，都到近旁就停下，还有更多的低语声：看的人多起来了。我忽然很想听听他们的议论。但同时想，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不值一笑的话，大概是违心之论罢：才死，就露了破绽了。然而还是听；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，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——

“死了？……”

“噙。——这……”

“哼！……”

“嘖。……唉！……”

我十分高兴，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。否则，或者害得他们伤心；或则要使他们快意；或则要使他们加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，多破费宝贵的工夫；这都会使我很抱歉。现在谁也看不见，就是谁也不受影响。好了，总算对得起人了！

但是，大约是一个马蚁，在我的脊梁上爬着，痒痒的。我一点也不能动，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；倘在平时，只将身子一扭，就能使他退避。而且，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！你们是做什么的？虫豸！？

事情可更坏了：噙的一声，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，走了几步，又一飞，开口便舐我的鼻尖。我懊恼地想：足下，我不是什么伟人，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……。但是不能说出来。他却从鼻



尖跑下，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，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。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，跨一步，我的毛根就一摇。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，——不堪之至。

忽然，一阵风，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，他们就一同飞开了，临走时还说——

“惜哉！……”

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。

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，使我忽然清醒，前额上感着芦席的条纹。但那芦席就被掀去了，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。还听得有人说——

“怎么要死在这里？……”

这声音离我很近，他正弯着腰罢。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？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，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。现在才知道并不然，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。可惜我久没了纸笔；即有也不能写，而且即使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。只好就这样地抛开。

有人来抬我，也不知道是谁。听到刀鞘声，还有巡警在这里罢，在我所不应该“死在这里”的这里。我被翻了几个转身，便觉得向上一举，又往下一沉；又听得盖了盖，钉着钉。但是，奇怪，只钉了两个。难道这里的棺材钉，是只钉两个的么？



我想：这回是六面碰壁，外加钉子。真是完全失败，呜呼哀哉了！……

“气闷！……”我又想。

然而我其实却比先前已经宁静得多，虽然知不清埋了没有。在手背上触到草席的条纹，觉得这尸衾倒也不恶。只不知道是谁给我化钱的，可惜！但是，可恶，收敛的小子们！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，他们并不给我拉平，现在抵得我很难受。你们以为死人无知，做事就这样地草率么？哈哈！

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，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的不舒服。但我想，不久就可以习惯的；或者就要腐烂，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。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。

“您好？您死了么？”

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。睁眼看时，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。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，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。我又看看六面的壁，委实太毛糙，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，锯绒还是毛氈氈的。

“那不碍事，那不要紧。”他说，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。“这是明版《公羊传》，嘉靖黑口本，给您送来了。您留下它罢。这是……。”

“你！”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，说，“你莫非真正胡涂了？你看我这模样，还要看什么明版？……”